

# 仙庾岭

XIAN YU LING

曹光辉◎著

这是一部书写“忠孝圣人”李慈惠之大忠大孝大德大美的长篇传奇小说，又相当于株洲市荷塘区仙庾岭风景区的民俗风情旅游指南，道家、儒家、山光、湖色、采药、制药、行医、抗灾、慈善和感恩等诸多意象贯穿于文本当中，彰显出“忠孝荷塘”独特的人文风情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新华出版社

# 仙 侠 岭

曹  
光  
辉  
◎  
著

这是一部书写“忠孝圣人”李慈惠之大忠大孝大德大美的长篇传奇小说，又相当于株洲市荷塘区仙庾岭风景区的民俗风情旅游指南，道家、儒家、山光、湖色、采药、制药、行医、抗灾、慈善和感恩等诸多意象贯穿于文本当中，彰显出“忠孝荷塘”独特的人文风情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仙庾岭 / 曹光辉著. -- 北京 : 新华出版社, 2016.10  
ISBN 978-7-5166-2878-2

I. ①仙… II. ①曹…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51847 号

仙庾岭

著 者: 曹光辉

责任编辑: 蒋小云  
责任印制: 李玉富

封面设计: 力宝工作室  
责任校对: 张立云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邮 编: 100040  
<http://press.xinhuanet.com>

购书热线: 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 010-63072012

照 排: 力宝工作室  
印 刷: 湖南鑫成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2mm×240mm

印 张: 16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一版  
书 号: ISBN 978-7-5166-2878-2  
定 价: 56.00 元

字 数: 350 千字  
印 次: 2016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联系调换: 0731-82253238



# 序

·阳卫国·

中国是一个非常注重“忠”“孝”的国度。《仙庾岭》是由作家曹光辉书写和还原“忠孝圣人”李慈惠大忠大孝大善大美之精神圣境的长篇小说。

这部长达 35 万字的《仙庾岭》，颇见作者的笔力厚重，书写的经验丰富。他不但揭示了小说中李慈惠及其各色人物的生活及其命运，也将忠魂孝道这一人类生存永远的主题以及爱恨情仇交织在一起，19 个章节既各自独立又环环相扣，叙述了以李慈惠为代表的仁爱众生扎根大地波澜壮阔的生活画面。那么作品中的主人公李慈惠究竟何许人也？据历代有关资料考证：李慈惠系苏州美女药师，其父沈家仁就是当地乡村著名大药师，其独生女沈珍珠少小跟父学医，集采药、制药和组合穴位带功排毒按摩祖传绝艺于一身。父女声名惊世。因珍珠长得美丽、才貌双全，被送入

皇宫成为唐玄宗李隆基孙子李豫之妻，并封为“广平王妃”，且生有一子名为李适。因沈珍珠进宫须从夫家姓氏，故取修行法名李慈惠。慈惠成为宫廷真正珍珠了，为皇亲国戚疗病治伤有功，深得皇祖和夫君宠爱赞赏。然好景不长，公元755年安禄山与史思明合谋造反，李隆基便携皇室西逃，李慈惠被安扣留，欲加残害。幸有安部将冯立有感于唐朝恩德便暗加保护。谁知又有杨贵妃之妹韩国夫人欲配其女崔芙蓉为李豫东宫，使用权术阴谋暗算而横加迫害，致使李慈惠身经百难，幸得有身携皇祖玄宗所赐“如朕亲临”御牌，九死一生出走苏杭。其间夫君李豫闻讯追救，曾两次相见，告之安平，劝其返朝。慈惠坚决拒返，继续偕两伴女辗转南行，隐姓埋名隐居于善化东南仙女岭半峰，即今日株洲荷塘区仙庾镇仙庾岭，饮恨出家，带发修行，并捐出金银首饰修庙立塔，重修道观，建“慈善堂”，办“讲学堂”（学校），立“诊病房”，采药发功，斗疫抗瘟，开荒种粮，施救灾民，均一生济世爱民，博得众人爱戴，“仙娘”誉满民间，百姓乡亲感恩慈惠忠孝两全而铭心传世。仙庾岭也因此名闻遐迩了。

《仙庾岭》长篇小说样书现摆于我的案头，读后感觉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具有深厚道教文化和“忠”“孝”之美，有着强烈株洲荷塘地域特色的文学著作。其突出的艺术特征就是创作表现手法新：全书结构严谨，采用书名与景点串联书写的扇面构架，小说由几条平行线的脉络展开，展现了书中人物各自的命运，道家、儒家、山光、湖色、采药、制药、行医、抗灾、慈善和感恩，是贯穿文本的诸多意象，引发出一个又一个苍凉悲情的故事。读来不松散、不板结、不拖沓，经纬分明，就是说既撒得开，又合得拢，好悦读，好品咂。第二个特征是文本语言新且雅俗共赏：用今日话道过去传奇，不古奥，不生僻，其间穿插地方俚语尤显生动，不

少辞章佳句悦目入心。尤其人物对话颇具个性,心性各异,情境相融。文本不故用悬念开头,也不古用诗词结尾,自自然然娓娓道来,叙生死之交,述命运之变,多元多色语言,说道是道,讲佛是佛,均可触可感,很本色,质感强,由于文本坚持叙述的平淡和自然,舒展着忠孝和仁爱,也透视着人生的苍凉。一种内在的静穆,一种朴实的光芒,一种沉重的忧伤,从中看出小说家的书写都是全身心的忠实参与,也就是说,小说家既要在过去时生活中的合理想象,还要在想象中寻求文本的可靠性和真实性。我深知小说家在面临众多纷纭的民间传说故事,面临历史资料匮乏时,要用怎样的心力脑力以及体力来完成一部完整的文学作品的艺术再创造,这是对小说家毅力的考验。所以,作者为文本作了十年的创作准备还嫌不够,笔耕了6年仍感觉难以杀青,文本字里行间,处处浸染着作者对创作的执着,对创作的虔诚,对生命的尊重,对“忠”“孝”的膜拜。既刻画出李慈惠忠孝深情的立体形象,也描画出神奇的土地传奇人生的鲜活群象。

《仙庾岭》为“忠孝荷塘,崇德向善”“讲好荷塘故事,传播荷塘声音,挖掘荷塘文化,塑造荷塘形象”带了好头,是传播正能量,彰显核心价值观的精品力作,书的出版发行对荷塘旅游文化的推介乃至其他社会事业的发展必将带来积极推动作用。

是为序。

(序作者系中共株洲市委副书记、市长)

# 目录

CONTENTS

|     |  |      |     |
|-----|--|------|-----|
| 001 |  | 序    | 阳卫国 |
| 001 |  | 第一章  | 仙女岭 |
| 017 |  | 第二章  | 文昌阁 |
| 033 |  | 第三章  | 大戏台 |
| 048 |  | 第四章  | 天圣泉 |
| 064 |  | 第五章  | 仙女湖 |
| 083 |  | 第六章  | 木鱼岭 |
| 106 |  | 第七章  | 莱子墓 |
| 127 |  | 第八章  | 东山坡 |
| 148 |  | 第九章  | 望月亭 |
| 168 |  | 第十章  | 鸳鸯树 |
| 187 |  | 第十一章 | 慈善堂 |
| 208 |  | 第十二章 | 蝶屏梦 |
| 229 |  | 第十三章 | 桃花雨 |
| 245 |  | 第十四章 | 铭恩碑 |
| 248 |  | 后记   |     |



## 第 1 章 仙女岭

● Xian Nv Ling

公元 755 年间,湘东株洲地区之东部,有座神山仙岭。

神山,真可谓一山连一山,一岭接一岭,数十里山山岭岭,层林叠翠,起伏延绵。观其形态,山似一条巨龙,披青鳞翠甲,张金龙五爪,四脚蠕动,从不歇息。再细腑其状貌,那龙之头,既像牛之首,又似蛇之头,而且头上有像鹿一样的角,有像牛一样的耳朵,有像虎一样呈暴突镜面般的两只眼睛。传言,此龙,阳光下静卧,雨水里爬行,雾气里腾跃,冰雪里沉睡。它姿态威风,头卧于云田(如今的龙头铺一带),后左脚踩于荷塘(如今的荷叶塘一带);后右脚踏于镇头(如今浏阳跃龙一带);龙尾巴甩向塔湖(如今的浏阳大围山一带)。至于龙身之重心,则落于蝶屏(现如今仙庾岭一带)。巨龙从天而降,是带来吉祥? 还是降临灾害? 是福?

是祸？山民乡党，不得而知。不知从何日始，众乡亲跪拜神山仙岭，叩求神仙下凡，祛病消灾。

仙岭，仙在古木参天，奇石显圣。古树满岭，挺拔宽蓬，一棵大松树，有两人怀抱之粗；一棵大樟树，则有三人怀抱之壮。每棵树绿阴如盖，密不透风，一线阳光也挤不进来。俯看树下，像斑竹般大小树根冲出土层乱石，盘根错节，千肠百绕，苍劲古朴，胜似一座环形的根雕戏台，野兔奔来跳舞，松鼠梭来叫唱，百鸟聚集枝头既当演员又似观众，叽叽喳喳，热闹非凡。然而热闹短暂，山雾袭来，它们拼命逃跑，松兔进洞躲藏，百鸟远飞而去。这山雾，为什么这么可怕呢？令人费解。

苍郁的古树下，这里那里，灌木横生竖长。远处近处，小片的茅草，大多伏地枯黄。山林里少有日照，树下显然阴凉潮湿，满山厚厚的落叶形成松软的植被，散发出缕缕酸涩腐质气味，山风无能力将之驱散。

林木森森，山里静得出奇，偶尔有山泉流淌之声穿越清冷与寂寥，也顺便带来几声鸟啼。还有那些蝉虫，躲到哪里去了呢？不见身影，也不见鸣唱。

树阴下不长草木的地方，从地面凸出一丛丛的花岗岩石，大小不一，形状各异，越看越生动，有的像牛，有的像马，有的则像大象和虎豹，或立，或卧，或散步，或啃草，令人浮想联翩。更有些石头像人，有的探出头来了，有的伸出半截身子，有的则完全出土而立。这些石像，逼真得像文官，头戴高冠，手执朝笏，宽衣大袖，或双手连袖，半坐休息，或静坐待客，显得文质彬彬，知书达理。更有些石头，生动得像武官了，身披甲胄，举刀执剑，或在练习武艺，或在站岗放哨，不得而知，都一律表情严肃，似有战事在身。特别是一些武士石像，或骑马欲奔驰，或骑象在散步，像模像样，只是英勇不足，威风有余。不知是经过能工巧匠的雕琢，还是本来就是天成，无人能说出来龙去脉。甚至连山中的雾霭，说来就来，说去就去。雾来了，人就迷糊。雾去了，人还有几分昏沉，欲要清醒不易。山民们纷纷搬下山去，少数种山为猎的人家，才会居住山中，生养繁殖他们的后代。或许那些石像，就是他们的先人祖宗形象，寄托着添丁赐福祈求平安的希望，不知他们用什么工具，能把这些坚硬的石头，雕成多种造型且性格各异的石像，有的讲究逼真，有的眼耳鼻仅用阴线刻出线条，虽则有点扁平，有点符号化，但一根根雕刻的粗线条里，流畅着神韵，传达着力量。显然，任何山雾也不能迷糊石像的朝向，他们面对东方，叩拜日出，遥望吉祥。然而祈求哪路神仙能把妖气的山雾，永远地收走，却成为山民们的奢望。

山雾又弥漫而来了，像白色的云烟，随风而到，一股股翻滚飘飞，缠住了树，罩住了林。任谁把眼睛睁得老大，也看不清四周的林木和树下的石像。还有一股生涩之味，扑入鼻孔，格外湿冷。浓雾中，走来三个人物。走到石像丛旁边，停下了脚步。遇上了大雾，自然迷路了。

山雾中的来客，是三位天仙般的美女。都身着桃子领、长水袖、拖地拥足的罗裙。穿素白罗裙的美女，个儿高挑，弯眉杏眼，未施粉黛，面善慈和，比其他两个美女显得年长。她左手提个布袋，右手挽个竹织的腰篮，布袋鼓鼓，腰篮满满，里面盛些什么物件？一眼看不明白。包的包住，盖的盖住，倒显得有几分神秘。

身着水红色罗裙的美女，比身穿素白罗裙的美女矮一点点，同样身材苗秀，罗裙抖波，眉青目秀，丽质照人。她显然有些力气，背上背着个大包袱，左手提个花布袋子，右手再提个精致的小木桶，全身没一处地方能空着闲着。雾中无法继续赶路，在石像旁停步，也没取下颇有重量的包袱，等待着穿素白罗裙的美女吩咐就地坐下，歇一歇气。

身穿浅蓝色罗裙的美女，与身着水红罗裙的美女身材一般高，但比其他两个美女长得壮实一些，大眼黑眉，像个男孩架势，自然她的力气不小，挑着两个木箱，一闪一闪的，脚步生风。她见素白罗裙美女刹住脚步，环顾什么也看不清的白雾，便机灵地猜测，脚前有石像堆，附近一定有人家。何不自己主动去寻找，难为了娘娘。她便放下了挑箱，拿出丝织手绢，抹一抹脸上的汗珠子，再用手绢摇一摇，煽着风，说：

“师傅，我去……”

“你去什么地方？”

素白罗裙美女轻声问道。

浅蓝色罗裙美女，举起一只手在空中划了个半弧，示意去向的范围。

水红色罗裙美女不明就里，她眨巴着一双丹凤眼，追问道：

“你要爬到大树上头去？”

浅蓝色罗裙美女见师傅和师姐似乎有些明知故问，心想：我跟师傅从京城出发，来到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能离开你们去很远的地方吗？我又不是猴子，爬到树上去干什么呀？师姐，你别在师傅面前，端我的嫩哩。她心中不悦，口里却礼貌地说：

“雾朦看不清山路，你们不妨坐到石头上歇歇气，让我去找一找山里人家。”

“好是好。”素白罗裙美女说，“一路上山，看不见屋，碰不到人，人烟稀少山路险，你单枪匹马去找，迷路了怎么办？”这话等于是表态：徒弟雾中行，师傅不放心。

水红色罗裙美女也插话帮腔说：“山大人稀，雾多路奇，说不定还有野兽出没……”

“去！”浅蓝色罗裙美女气得脚一蹬，跟水红色罗裙美女抬杠说：“怕死就不来，来了就不怕死。遇上老虎也怕，老子跟它打一架！”

水红色罗裙美女也不示弱，一只手朝浓雾一指，提高了尖亮的嗓音，回击说：“这不是老虎，这是瘟疫，你拿出本事来，怎么打？”

“好了，好了。”素白罗裙美女抬起水袖，挽一挽，制止她们的争嘴，说：“天快断黑了，要找住宿人家，一起去找。”说完了她的决定，马上车转身，问浅蓝色罗裙美女：“这里有不有山里人家，你心中有数吗？”

“有！”浅蓝色罗裙美女把胸脯一拍，又补一句道：“师傅，你也有。”

“是吗？”素白罗裙美女，很喜欢她的机灵劲儿，也挺欣赏她的勇敢劲儿，像位考官要考考小徒弟出行后的长进，便轻言细语地问道：“哎，你怎么知道我心中有数呢？”

浅蓝色罗裙美女最不畏怯别人的盘问，干脆来个竹筒倒豆子，噼哩哗啦说开了：“师傅你见到石菩萨就停步。这石头人，当然是山里人雕刻的哦。这周围肯定有屋，有屋就有人住。”

素白罗裙美女满意地点了点头，心里说：我带人上山下乡，没带错人呢，一个心细，一个胆大。心细的耐得烦，胆大的不畏难。你俩是我的逃生路上，救己又救人的左手和右手。一路走来，多亏了两个好帮手呢。想到这里，把手一挥：“上路。”

## 二

三个美女，就围绕着人雕石像群，在树中穿行，踩在地面厚厚的树叶上，发出沙沙的响声。她们记着穿过树木的数目，控制着不足半里路的圆圈。走着，攀爬着，终于在一个斜坡上，发现了一座小小的木屋。小木屋是用山石砌的墙基，用杉木条排列钉制的墙体，用杉木皮盖的屋顶，屋顶上爬满了青藤，也落满了树叶。最快发现小木屋的是水红色罗裙美女，她尖声叫道：

“一座木屋。师傅，我们可不可以进去看看？”

素白罗裙美女摇了摇头，立在小木屋柴门旁，看着浓雾暗山，天快断黑的光景，捉摸着如何去敲门。然而，浅蓝色罗裙美女不待师傅发话，她就自告奋勇地上前擂门了，一边拍门一边喊道：

“喂喂，屋里住了人吗？”

她喊了两遍，屋里没有回应，也听不到里面有任何响动。

水红色罗裙美女上前，轻轻敲着门，柔声嗲气地喊道：

“伯伯婶婶们，请你们开开门。”

三个美女张耳听了一会，仍然没有答应声。她们透过门缝，看到里面没有点灯，也不见有人做事和说话。这是为什么呢？

“是鬼谷子先生的神仙屋！”浅蓝色罗裙美女很扫兴，不由撅起了嘴巴。

“莫乱讲。”水红色罗裙美女说。她小心翼翼嘱咐小师妹嘴巴要放紧一些：“人出身在外，一要身稳，二要嘴稳嘛。”

浅蓝色罗裙美女小师妹听了不以为然，不由在鼻子里哼了一声。

素白罗裙美女上前，侧身贴耳在门边听了听，屋里确实静得出奇。再看柴门，外边没挂锁，里面是拴着的。既然外关内拴，自然是住了人的，那为何又不见人影呢？难道是良民，害怕夜来客敲门吗？难道是山匪，不出声地潜伏在门外某个暗处，等待旅人进屋后再冲进门谋财害命吗？美女们同时想到了这个意思，不由你望望我，我看看你，一个个后怕的神色浮上脸来。

天开始黑下来了，连山中之雾也看不见，摸不着。寒风阵阵袭来，吹拂得三位美女的罗裙窸窣窸窣地抖动。她们又冷又饥。浅蓝色罗裙美女不满小木屋对她们不理不睬，一股无名火升上来，连忙分开两人，再次走到柴门旁，捡根树棍子，插进门缝去，欲把那门拴挑开。

“师妹，使不得。”水红色罗裙美女迅急上前制止她的行动，去抢小师妹手里的小树棍子。

“我就要挑开门！”

“不能这样。”

“我偏要！”

“师傅！”水红色罗裙美女向素白罗裙美女求助。

素白罗裙美女叹一声气，说：“强行去开别人家的门，不妥哩。都莫性急嘛，心急喝不得热开水。来，再等等。我们先吃吃晚饭。”她说罢，将手里挽的那只腰篮放下来，揭开一块白布，拿出米包子，分发到两个徒弟手里。

三个人刚吃了几口，都觉口干，想喝水咽下这餐无菜的饭。可是，她们上山备的水，都喝光了，这刻天不下雨，哪来的水呢？

浅蓝色罗裙美女有办法，她偏不起身，嘴角露出几丝狡黠的微笑，仰起脑壳向天，把口张开，似乎是等着天老爷掉雨喂水了。

水红色罗裙美女，看着小师妹这个傲慢样子，心里明白她仍在生自己的气，不该阻挡她挑门拴开门进屋。现在只能画梅止渴，望天要水了吗？师妹，你这个神态，是不应该的。水红色罗裙美女向小师妹膘一眼，站起身来，走到小木屋的后边。刚抬脚走了几步，遇到一股臭味袭来，她不由缩了缩鼻子，估摸出这是一个粪坑，也就顺便走进去小解。她看到粪坑边，靠墙摆着丛杉木皮，摆着三双烂布鞋，判断是这木屋里的人，有男，有女，有小孩。只是，不理解他们为何不开门。她小解之后，再向木屋后面摸索，碰着了一根粗粗的楠竹杆，横着从岩壁破墙伸向屋里。哟，这肯

定是泉水管哩。她兴奋异常,用手朝岩壁一摸,果然被漏下的泉水打湿了手,凉沁沁的。她立即回转身来,寻到自己那个精致的小木桶,从里面拿出三个旅行用的小木碗,又不声不响地走到木屋后边去,先自己接水喝了一碗,尔后再把透凉的两碗水端到师傅和小师妹跟前,谁都没说一句感谢她的话,然她心里依然乐滋滋的。

吃完了米包子,喝完了水,三个人默默地坐了一会。夜色渐深,感觉树上有露珠掉下来,寒意越来越重。各自从自己的包袱里取出衣物,或穿,或披,以防着凉害病。看来,只能在小木屋门口的地坪里熬过一夜了。素白罗裙美女正安排着露宿山林,忽听远处传来一声野物的咆哮,惊吓得水红色罗裙美女尖叫一声,一把扑进素白的罗裙美女的怀抱,叫道:“师傅,这是什么东西叫?吓死我了!”

“莫怕。莫怕。”

素白罗裙美女安慰着大徒弟,又看着小徒弟也受惊不小地快步走过来。她立即抓住小徒弟浅蓝色罗裙美女的手,抓得紧紧地生痛,暗示她也不要怕,反正那野物还距离我们很远,不会发生什么意外的。有师傅在,你们就会平安,不要慌哩。

### 三

过了一会,又有山中野兽的咆哮声传来,这会连素白罗裙美女也担心是善者不来,来者不善了。她口里说着不怕,自己牙齿却碰响个不停。

“师傅,是什么野物在叫?”浅蓝色罗裙美女问师傅,她是又怕又好奇。

素白罗裙美女判断着,没有马上回答。

“是狮子?是豹子?都说不住的。”水红色罗裙美女见师傅没回音,便帮她答腔。

素白罗裙美女一听摆摆手。不知她是能听懂野兽声音,还是有些顾虑不敢直说是什么野物,怕吓着自己的两个徒弟,便听到她有些结结巴巴地说:“好像是……有人在吹……牛角号。”

“什么牛角号?”浅蓝色罗裙美女不明就里,仰起漂亮又顽皮的脸蛋来:“那是把牛的角挖空,安上玄子去吹的吗?”

这可把素白罗裙美女问住了。她从来不会吹牛皮,只会讲真话。至于牛角号要不要安玄子,她也没听说过,可不能乱抱琵琶瞎弹琴哦。

“师傅,这牛角号吹得吓死人的,那吹了又有什么用呢?”水红色美女心头还有虎哮的悸动,她最不爱听这样的“音乐”了:“再听到吹牛角号,我会睡觉做恶梦的。”

素白罗裙美女听到徒弟们对吹牛角号的提问和看法，甚觉自己太孤陋寡闻。究其实，乡下比城里丰富，林木比街头美丽。住在海边的人吹海螺，住在山里的人吹牛角，都是就地取材，吹号传音，表达各自的心声和信号。鼓起腮帮使劲吹，很实在。

“比如说吧？”素白罗裙美女再不沉默了，解释说：“吹牛角，不是悲，就是乐。祭祀场所，红白喜事，这里的人都要吹牛角号的。”

素白罗裙美女正说在兴致上，忽又从远处传来一声咆哮声，那声音似乎近了些距离，恐怖气氛更浓烈了，这令她不安，连忙起身，向着寂黑的森林打望，只见两道绿光，在林木间一明一灭，她脑袋一紧，不由屏住气叫道：

“不好！老虫来了！”

水红罗裙美女和浅蓝色罗裙美女听到素白罗裙美女叫声不好，她俩立即跳了起来，往远处一望，同时叫道：“是绿眼睛发光。跟猫眼睛差不多。”

“是老虫！不是猫。”

“人还怕虫么？”

“老虫就是老虎！”

“哇！快跑呀！”

“来不及了。”

“那怎么办？”

“快点火把！”素白罗裙美女命令。

“哪来的火把？”浅蓝色罗裙美女问。

“粪坑边有杉木皮。”水红色罗裙美女赶紧答。

“要得，快点！虎是怕火的。”

素白罗裙美女调兵遣将，水红色罗裙美女抱来了杉木皮，浅蓝色罗裙美女从她挑的一担木箱子里拿出了打火石的石头，可是只见火花溅，不见杉木皮燃。虎啸声一声声近了，素白罗裙美女看到两粒绿光，径直朝她们跑来，跑来……

水红罗裙美女也看到了绿光一明一灭来得快，不由压腔尖叫：

“师傅，我们赶快藏到刺蓬里去。”

“不行！”素白罗裙美女也压腔细声叫道：“虎闻到人气，就会把尾巴一夹跳过来吃人咧！”

“啊呀……”水红罗裙美女吓得全身发抖了。

说话间，浅蓝色罗裙美女见打火石头点不燃杉木皮，她万般无奈，捡起一根小树枝条向柴门缝里插去，三下五除二，就把里面门栓子拨开了。也正在这时，那只眼睛闪绿光的老虎跑过来了，它大概发现了寻找到的“美味”了，威风了得，忍不住

“呜——哇——”吼叫，惊得大树上的鸟儿扑扑惊飞，震得篱笆上的葛藤在摇晃不停，水红罗裙美女吓得晕过去了，她浑然不知是倒在别人怀里还是进了虎口，全身骨头散了架。这当儿，真个是说时迟那时快，素白罗裙美女和水红罗裙美女感觉被别人推了一把，双双倒进小木屋，只听嘭一声，门关了，又听得木栓响。老虎在门外的土坪里咆哮，尖利的蹄爪在地面上抓出了一个个洞，扬起的泥沙，啪哒啪哒打在小木屋的墙壁上。老虎咆哮了好一阵，终于精疲力竭了，也许它由于一无所获饥饿了，才停息吼叫，蹄爪收起，夹着尾巴而去。那刺鼻酸腥的气味，仍久久弥漫在地坪里，飘进了木屋。

木屋里，漆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三位美女都不敢说话。她们或被老虎惊吓之后仍心存余悸，或怕打扰这家屋里人的睡觉安宁。素白罗裙美女的一只手，还依然紧紧地搂抱着水红罗裙美女的腰，另一只手紧紧地握住浅蓝色罗裙美女的手。她暗暗使劲，传递着力量，以慰藉两位徒弟：我们都活着，没被老虎吃掉，这叫大难不死，吉祥高照，必有后福。

时间在一秒一秒地走着，三个美女都相互听得见心跳。她们靠着柴门的里面站着，腿有些发酸，人感到困盹。也不知要继续站下去，还是走出门外睡在阶基边上，如何才好呢？素白罗裙美女在心里推敲着，确实有些进出两难。她是师傅，就应该在此刻作出决断选择：住下来，会有风险吗？走出去，还能逢凶化吉吗？

“是空屋么？”

“肯定没得人住。”

两个徒弟，大起胆子小声说着话儿，这可把师傅素白罗裙美女惊呆了。她小声地分别贴近两人的耳朵说：

“情况不明，不要作声。”

两个徒弟不敢作声了，各人心里敲着一面鼓。水红罗裙美女心里在感激：我这条命，是师妹帮我捡回来的哩。娘肚子出世，从来没有受过惊吓，这回下乡上山，差点进到老虎口里了。我怎的就不像师妹那样勇敢呢，那样机灵呢？今后，师傅一定最喜欢她，能得到真传。

浅蓝色罗裙美女此时此刻，哪会想到要得到师傅的真传之事，她一门心思要摸清里面的情况，究竟是空屋，还是有人住，为何进来了外人也不见主人来过问？她便把手从师傅的手里抽出来，像瞎子摸象一般，麻起胆子满屋摸起来了。她摸着摸着，碰翻了一把靠背木椅子，只听得啪哒一声响，可把她的师傅和师姐吓得不轻。水红罗裙美女忍不住尖叫一声：“我的个妈耶，心都跳到口里来了！”浅蓝色罗裙美女自己把自己的魂惊了一下，又赶忙镇定下来，深深地吐了口气，

把眼睛鼓得蛋黄那么大,可是,仍旧什么都看不清,只能接着摸下去。要摸出个水落石出!她心想。她摸到了灶台,有铁锅,有木锅盖;她摸到了灶弯,有干柴,也有茅草;她摸到木桌,四四方方,光溜又油滑;她摸到了一张木床,有被子铺开,再往被子里一摸,一双脚冰凉冰凉的,吓得她全身弹起好高,赶紧拖住师傅和师姐往门外跑。那个快,不亚于在争分夺秒。

素白罗裙美女问:“发现了什么东西,快讲!”

水红罗裙美女问:“是只怪物?还是个鬼?”

浅蓝色罗裙美女喘着粗气,老半天都说不出话来。她用一只手压着自己起伏的胸脯,一只手扶住门前的一棵小树,只觉脑袋里一阵发麻,两条腿也一阵发酸变软,快站不稳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她就是讲不出话来呀……

## 四

称得上是下乡上山“探险家”的浅蓝色罗裙美女,碰上那只咆哮吃人的老虎,都没把她吓倒,却被木屋里木床上的一双人脚,吓懵了,全身冒出了一身冷汗,心在剧烈跳动,张开要说话的嘴巴,许久也合不拢嘴来。

素白罗裙美女,虽则看不清她受惊吓的神色,却感觉到人吓人,吓失魂的严重性,她忙从自己的布袋里,取出一个陶瓷小瓶子,倒一点水状的东西,送到浅蓝色罗裙美女口里,然后伸出一只拇指,在她额头正中央向上刮三下,口里念念有词:“火勇冲天,百病消除。”然后又按按两边的太阳穴,再拍拍肩,拍拍背,细语柔声地问道:

“你心里,好受些了么?”

浅蓝色罗裙美女点点头。

“讲得出话了么?”

浅蓝色罗裙美女又点点头。

水红色罗裙美女看不见师妹在向师傅点头,不由补一句催她道:

“讲呀!你在木屋里摸到什么东西了……是一条蛇么?”

浅蓝色罗裙美女摇摇头,接着一字一句地回答道:“是一双脚。”

“是人脚,有什么可怕的呢?”

“八成人已死了。”

“那是小木屋发生了命案咯?”

“是命案,那我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如果谁冤枉你,办案的县官也脱不了干系。”水红色罗裙美女思量着,望一

眼素白罗裙美女，话里有话。她知道她怀里有一块金铸的御牌：“如朕亲临”，可挽危为安。

歇息了个多时辰，浅蓝色罗裙美女剧烈的心跳才渐渐平静下来。她对素白罗裙美女说：

“师傅，换一个地方吧？”

素白罗裙美女听了，以商量的口气反问道：

“换一个什么地方好呢？”

换个什么地方过夜？浅蓝色罗裙美女并没想好。她只是建议师傅带领她和师姐赶快离开这个鬼木屋。说不定还有更吓人的东西，她们会招架不住的。只是自己再说出害怕的话来，会让师傅多一分担心。自己的心性和任务，是保护师傅一路平安，不能反过来连累师傅来保护自己。哎，这回答要怎样才妥帖呢？浅蓝色罗裙美女真的有些犯难了。

水红色罗裙美女听到师傅和师妹的对话，没有结果，她便晓得她们各有各的想法，一个要赶紧离开这个地方，一个要搞清楚情况才离开。搞清楚，知己知彼，少些风险，多些平安。再说，师傅既然从师妹口里知道小木屋死了人，就不能避而不问，走而不管。师傅一路叮嘱她俩，找一个长期能落脚的地方，住下来，带发修行，建“慈善堂”，施救苦难，教化苍生；要晨昏祈祷，望天下太平，盼风调雨顺，人丁康泰，五谷丰登。如果此刻离开小木屋，或见“鬼”不捉，或见“死”不救，师傅的良心会终身不安。师傅又是个不善于表白自己心迹的人，自然不好用一套道理劝说小师妹，要如何路见有难，坚持施救；遭遇不明，坚持考究。此为上策。师傅所言所行，中规中矩，绝无下策。

水红色罗裙美女，她跟着师傅经风历险，千辛万苦，来到这个奇山异乡，真是不易。自己等于就是师傅肚子里的“蛔虫”，师傅心里的所有想法，能猜出个八九不离谱。这阵儿，师傅问小师妹换个什么地方好？小师妹当然一时答不出，她以为走也险，不走更险，马车碰见了两股道，不好走哪条了。她真想帮小师妹回答师傅，似觉有些不妥；又想帮师傅说服小师妹，更觉不雅，这不是在代人作揖，自作聪明嘛。她想到这里，认定不说为佳。这时甚觉寒意加重，她取下自己背着的大包袱，解开带子，展开包单，取出师傅的袄裙，去披在师傅的肩背上；又取出师妹的腰裙，去披在师妹的肩背上。她什么也没说，用行动告诉她们，安下心来熬夜吧，深更半夜，无处可投宿哩。

究其实，水红色罗裙美女给别人披衣挡寒之举，是无声胜有声，素白罗裙美女和浅蓝色罗裙美女都意会了，所以，都不说冷，都不道走了，三人坐在一处，安心熬夜，寂静无声。瞌睡袭来了，三个人不约而同地勾下头，双手肘靠左膝盖上，两掌捧